

语言学系列丛书

语言科学探源
Exploring Language Sciences

褚孝泉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前 言

海内外已出版的各种语言学理论著作数不胜数,笔者在这里奉献给诸位读者的是一部难以归入现成类别的著作。

这不是一部语言学导论,尽管里面谈论到了语言学的许多基本概念,特别是论述了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初学者会发现是很有用处的。但是笔者没有按照语言学各门类的顺序来安排内容,论述据以展开的逻辑也不同于语言学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

这不是一部语言学史,尽管历史是构成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维度。笔者的意图不在于描述或论述语言学学科的历史发展,而是要从历史的根源上来达到对语言学理论的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笔者对语言学的溯源上达原始居民的语言游戏和神话,但是整部著作不是以历史为轴向组织起来的,对当代语言学的讨论也占了全书较多的篇幅。

这也不是一部各个语言学理论流派的比较研究著作,尽管书中论述到了现当代的各个主要语言学理论流派的特点和得失。笔者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各个理论流派的成就和不足,也不是各个流派之间的承继或对立关系,笔者试图要阐明的是这些理论为什么会有它们所具有的面貌以及是什么促使理论家构建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体系来的。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语言学著作呢?这部著作想要满

是一个普遍感到的需要。进入了当代语言学领域的人,不管是打算偶尔浏览的还是有志钻研的,都不免会有目迷五色之感。层出不穷的各种理论交替演进的新老学派常常令人眼花缭乱。语言学家们又都喜欢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独出心裁的创新,这更使人不容易看清各个理论立场和方法的来龙去脉。有鉴于此,笔者多年以来对语言学理论下了一番正本清源的工夫,以期帮助语言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理解各种理论的根基所在以及其背后的思想渊源,其结果就是现在您手里的这本著作。

著作的撰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这是因为笔者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在进行着与以预设的读者为对象的对话。这部著作是以谁为预设的读者的呢?

首先是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大学生和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一般读者。语言学常常很不幸地被误认为是一门艰深而难以掌握的学问,实际上现代语言学有着海洋般宽广的内涵,其令人迷惑的艰难常常是缺乏导向的缘故。笔者想要让这本书成为准备出航到语言学之海的读者们的水文图。

以语言学为专业的同行们也是这本著作的主要对象。最近一二十年来语言学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国内如同国外,语言学界学派林立,笔者希望通过对语言学理论基础的 analysis,能够在不同学派之间建立起一个可以进行互相交流对话的共识。

这部著作以汉语语言学界和外语语言学界的同行朋友们为共同的对象。有这样的学界区分是国内语言学的的一个特点,这样的区分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笔者在对语言学理论的成因进行深入反思时特别重视探讨导致汉语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希望这些初步的思考对打破汉语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之间的隔阂能够有所贡献。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科学的本质、内涵、历史和方法开展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一般以物理、化学、天文学等老牌自然科学为对象。其实源远流长的语言学也能为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提供

非常有意义的例证。本书并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学著作，但是笔者对语言科学思想的研究，把语言学发展置于人类整个思维进程中进行的考察，对语言学方法论的剖析等，会让语言学界以外的有关学者也感兴趣。

笔者的学术经历创造了研究几个不同的语言学传统的机遇，教学的任务也需要研读各类语言学理论，这最终引发了写这样一部著作的念头。希望这部著作里探讨的一些问题能够成为语言学界日后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最后要衷心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样一部纯学术著作，使笔者数年苦心孤诣的成果有了面世的可能。

褚孝泉

2005年10月于复旦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作为科学的语言学	1
1. 科学的定义	1
2. 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	4
3. 语言学科的科学性	6
第二章 科学的语言和语言的科学	9
1. 语言学的对象	10
2. 从经验到探究的对象	11
3. 经验材料的范围	16
4. 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	19
5. 对经验材料的抽象	24
6. 划定材料的范围	27
7. 语言的划定	29
8. 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的辩证关系	33
9. 理论的目的:解释语言	40
10. 何为真正的解释	43
11. 学科传统的规范作用	50

2 语言科学探源

第三章 语言学理论的前科学来源	55
1. 语言学理论与日常语言中的元语言词语	55
2. 语言学理论和俗语语言学	58
3. 《圣经》中的语言学思想	61
4. 文字和语言学	66
5. 游戏中的语言学	75
6. 文学的魅力	78
7. 完美语言梦想	81
第四章 共生态中的语言学	89
1. 逐渐凸显的语言学	90
2. 中西语言学传统为何不同	97
3. 从诗艺辩才到语言学	109
4. 学科分类和学科的生成	120
5. 社会实践与语言学科的诞生	124
第五章 邻近学科的启示	129
1. 语言学和法学	130
2. 语言学和地质学	132
3. 语言学和生物学	135
4. 语言学和历史学	138
5. 语言学和社会学	142
6. 语言学和心理学	144
7. 语言学和逻辑学	147
8. 来自域外的语言学	150
第六章 语言学的方法论	156
1. 从经验到理论的过程	157
2. 确立经验材料的方法	158

3. 经验材料种种	160
4. 如何处理经验材料	163
5. 处理材料的理论工具	165
6. 语言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	168
7. 归纳的过程和演绎的过程	170
8. 规范的方法和描写的方法	173
9. 形式化的方法	177
第七章 哲学引导下的语言学.....	180
1. 哲学分析和词类划分	181
2. 对语言的来源和构成的哲学解释	185
3. 经院哲学和普遍语法	187
4. 天赋说和理性主义语言学	192
5. 感觉、观念和语言.....	199
6. 德国精神哲学和洪堡特的语言学	202
7. 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理论	206
8. 范畴论和语义成分分析	212
9. 社会中的意义	216
第八章 社会中的语言学家.....	223
1. 对语言学的社会资助	224
2. 大学中的语言学家	227
3. 大学教席的分配和语言学理论的传播	231
4. 时代精神的引导	234
5. 语言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238
6. 专制政治下的语言学	243
第九章 语言学研究与它的社会目的和用途.....	249
1. 语言学的社会功利性用途	250

4 语言科学探源

2. 开创非古典语言的语法	252
3. 为上帝服务的语言学	258
4. 民族国家需要民族的语法	261
5. 战争召唤语言学家	264
6. 大革命改造语言	267
结束语.....	272
参考书目.....	275

第一章

导论 :作为科学的语言学

人是讲语言的动物,人又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的好奇心会指向语言,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语言学在人类知识史的整个过程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甚至蔚然成大国,被推崇为人文学科的领头学科。尽管所有的人文学科都以科学为标志:历史科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等,语言学家们自信他们的理论构造最有资格被称为科学,而其他学科的专家们也心甘情愿地承认,语言学家们的成就已非常接近自然类学科的科学水准。语言学取得这样的地位理所当然会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人们想要知道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它会被看作是一门最具科学性的人文科学。同时我们也当然需要探清楚一门学科要具有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为科学。

1. 科学的定义

在现代世界中被称为科学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自从伽利略开始的科学革命取得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成功以来,科学成了正确的同义词。任何理论,若被称为科学便得到了合法的身份;若是被评为不科学则会立即丧失受人尊敬的资格。这几十年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直招人非议,攻击它的人竭力想要证明的就是

它不科学,因为他们明白这是摧毁精神分析学的最有效的办法。文学理论界在 20 世纪初推出种种别出心裁的新颖理论,渴望着让文学理论也科学化。这些尝试失败以后文学理论家们才开始转而解构科学,索性把科学也说成是与文学一样的一种话语而已。但是对于语言学家来说,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科学性是一桩从不成问题的事情。语言学流派繁多,互相间水火不容的也不少,可所有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的定义上都持非常一致的看法,无论哪个语言学家的著作在开宗明义时都说,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然而,语言学理论却是繁复多变,其间的差异之大可达到互相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语言学的科学性是怎样体现的?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作为研究人类特有现象的语言科学在其构成和发展中是不是有与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不同的地方?如果真有不同的地方,其根源何在?我们现在所进行这个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科学这个名称常常被用来表达许多不同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这个方法很科学。在这里科学指的是有效率,能产生期望的效果。科学的这个含义可能是与西方科学在两个多世纪里的技术成功有关。但显然我们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确定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不然的话,许多巫术也就能被定义为科学了,因为靠着心理因素的作用,某些巫术常常会比现代医学显得更有效率。在一些常见的教科书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严格的定义:科学是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或总结。这个定义相当宽泛,实际上它只是肯定了存在着独立于认知者的事物规律,但对于科学本身应具有的形态、结构和表达方式则没有任何规定。事实上,这种定义上的模糊会导致理解上的很大差异。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持续已久的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论战实际上是由对科学的定义的不同理解而引发开的。如果科学被定义为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那么我们尽可以说,倘若你的知识足以让你造起一栋房

子而不让它倒塌,那么你就具有了科学知识。从这个定义出发,对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的回答是不言而明的。事实上,人类的生存以至任何生物的生存都必然使其基本的求生行为与客观规律相符,因此,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样,正是因为这个定义的宽泛性,科学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其确定性。实际上,我们谈论的科学是人类文明史上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的一种特定知识行为。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并且是构成现代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当现代语言学家们说语言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的科学时,或当其他学科的学者们用科学这个名称来指称自己的学科时,他们想的无疑就是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科学有一个诞生地,有一个创始人,有它自己一套特定的规范和条件。意大利人伽利略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建立了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并发明了一套确立新知识的严谨的方法,这就开创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这个科学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取得了伽利略本人所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功,以至于今天以人文和社会现象为对象的学科也都努力地以伽利略的科学为本来规划自己的发展。

伽利略式的科学是有其确定的程式的。要能被称为科学必需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条件:科学必须是数学化的;科学必须是经验性的和可证伪的。首先,真正的科学必须是数学化的。所谓数学化不仅仅指的是研究的内容必须量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内容能以数学符号来表述,并且这些符号可以按照严格且明确的数学规则来运算而达到唯一的肯定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的整个推理过程应该能完全的形式化,可以不考虑其内容而仅仅按其形式的规则来推出结果。这个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运用同样的规则来得出的。现代的数理逻辑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学表述工具,为世人公认的典型的科学如物理学就是以数理逻辑来运算的。其次,我们说的科学必须是经验的,这就是说科学所指称的内容都有一个在一定时空中存在的对应物。每一个科学的陈

述都对应了一定时空中的一定的状况。对这状况的陈述不能是逻辑上唯一可能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陈述 A,那么这个陈述的否定式 $\neg A$ 不能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它在逻辑上也可以有一个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的对应状况。如果这个状况真的在经验世界里存在,那么陈述 A 就被证伪。科学的经验性和可证伪性使科学从它的诞生开始就受着经验事实的严格制约。由于所有的科学陈述及其否定式都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它们的成立与否都得通过对经验事实的验证。这样,科学的发展始终是与对外界事物的越来越精细的观察以及对客观事物的有目的的干涉即做实验而同步前进的。作为科学的定义的这两个条件是当代主流的科学哲学家们所认可的,很显然,许多人们称为科学的学科其实并不符合科学的这个定义。在不少人看来,这个定义太严格也似乎太狭窄,完全符合它的似乎只有现代物理学。然而,现代物理学的惊人进展使人不得不信服其科学性的力量。因此,物理学自然成了其他学科的样板,特别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里,自 19 世纪法国人孔德以来一直有人在做艰苦的努力,要把人文和社会科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所谓真正的科学,那就是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

2. 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

当然,物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尽管学者们常常说到物理学的榜样,要把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成为物理学那样严谨的科学谈何容易。更现实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找科学的榜样,也就是说找出一个比较起来更能符合科学条件的学科来作范例。自从人文社会学家们有这个想法以来,语言学已经有两次被不同学科的专家们公认为是最具有科学性的学科而起到了示范作用。第一次是在 19 世纪,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用严谨的比较方法重构语言的历史面貌,并且在达尔文之前就具有了进化的思想,这给当时各个科学的领头人物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物学家达尔文、地质学家赖

尔、社会学家斯潘塞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以非常赞赏的口气谈论历史语言学的成就,达尔文和赖尔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引证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的工作,认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例证。许多社会科学家们都试图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工作中获得启示,以便把自己的学科也引上科学的道路。

到了 20 世纪,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争相成为真正科学的努力更加引人注目,但是从 20 世纪中期起,还是语言学崭露头角。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乔姆斯基为领头人的生成语法都具备了方法论上的高度严谨性和经验材料上严格的可验证性,这不仅使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自信心大增,在所有的语言学教科书上都堂堂正正地标上:“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其他学科的人也都被新语言学理论的精致结构所倾倒,一时间“语言学是人文学科的领头科学”的说法四处流播。出于对语言学的科学性的信服,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头人物,如精神分析学的拉康、人类学的列维·斯特劳斯、哲学的福柯等都在语言学里寻找可供学习的典范。确实,从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语言学一方面追求严格的形式化,数理逻辑的工具被广泛地应用到语言学理论的构筑中去;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们严格地以语言材料的发掘和检测来推动理论的发展,使语言学具有鲜明的经验科学的特色。从结构主义到生成语法的变迁也完全与科恩所描述的科学范型的转变相似。这一切都让人相信语言学已经具有了真正科学的基本特征。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语言学与经典自然科学的比较中来观察语言学,我们并不能看到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全貌,也无法解释语言学学科的许多独特的侧面。语言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与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学科不同,语言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今天的语言学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就是为什么对语言学的科学本质的研究必须包含有一个历史度向,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才能认清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征。

3. 语言学科的科学性

索绪尔曾做过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论断,“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是预先给出的,然后可以对此做各种角度的思考,但是语言学则不同”。语言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语言是个泛人世的现象,它参与了人类一切认识活动。大体来说,人类有三类基本的经验认识:对自我内心精神的认识,对他者思想的认识和对人类共有的外部现实的认识。在这三类认识活动中语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不同的认识活动又会给语言学研究提出不同的要求,有个人的实用要求,有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还有哲学思辨的要求等,并且这些要求都是形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例如在古希腊罗马的法治政治中,在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中,在16世纪以后的西方殖民扩展过程中,在17世纪以来城市中产阶级兴起的时代中,人们对语言研究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所有这些对语言研究的要求并不是恰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然也没能导致出类似的研究内容来。这就造成了语言研究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姿态,并且还常常时断时续,反复进行。在两千多年的西方语言学史中其实并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单一的研究规划和目标。换句话说,在不同的时代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语言学家们从语言的不同侧面构建出了不同的语言研究对象,因语言教育的需要而推进的语言研究和中世纪以来为探究语法的本体论基础而做的语言研究显然是非常不一样的。今天的语言学家们努力要把语言学建设成科学,但是语言学在历史上走过的不寻常的轨迹无疑是会深刻地影响语言学现在的面貌的,使它与比较单纯的自然科学很不一样。

确实,如果细察语言学的现状,我们会发现在语言学中有许多地方与典型的科学不尽一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语言学中有众多流派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物理学里也有不同的流派。但是,这些流派之间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一个相当一致的共识。语

言学的流派之间则完全不是这样。从一个流派到另一个流派,其理论前提、基本概念、操作方法、术语定义和材料选择可以完全不同。有些流派之间几乎没有理论对话的可能性,这不禁令人生疑,作为科学的语言学怎么会出这种流派林立状态的呢?按照我们以上所说的科学的两个条件,科学的内容应该是相当一致的。因为数学推理具有不容置疑的单一性,而经验材料也只在具有异时异地一致性时才会被用作有效的检测证据。因此科学的内容应该是具有大体的共通性。然而,现代语言学的这种歧见纷出、流派繁复的状况又应该如何来解释呢?

我们必需看到,语言学以外的可被称为科学的其他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中也有类似的流派众多现象。即使在自然科学范围中,尽管在共时段里科学家们一般可达到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时演进中科学的内容也会表现出相当剧烈的变化。尽管与语言学比较起来要单一得多,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相当曲折而复杂的。这种状况使人感到科学的本质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单纯。我们一般都认为科学揭示的是真理,而真理按其定义必定是唯一的,因此,科学的内容也应该是单一的。但科学的历史显示给我们的从来就不是这样一幅单线进化的图景,正是看到了科学发展中的这种复杂性,近年来西方种种新兴的文化思潮中也出现了一个要重新评估科学本质的思潮。推动起这个思潮的理论家们不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陈述,他们认为科学也是一种社会话语。像所有的社会话语一样,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受着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服务,并且在一定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所以科学的内容才会有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科学本质的著作,也引发出了许多争论。当然,反对这股思潮、捍卫科学的客观真理性的学者还是大有人在,批评者们都指出了这股思潮的相对主义倾向的不足取,认为从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和科学的实际结果来看,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是不容怀疑的。

我们无意在这场论战中采取什么有先入之见的立场,但是,在这场论战的背景中对语言学这门科学的产生条件及其内在构成作一番细致的考察,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语言学是一门科学,那么我们应该了解这是怎样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的?这门科学的形成是受到了一些什么外在条件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有些什么特点?它与经验事实的关系是怎样确定的?理清这些问题对我们加深对语言学的理解,以至达到对一般科学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都会是相当有益的。这是因为语言学作为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一门科学的形成与发展的丰富材料。对于自然科学以外的一门科学的研究也可望扩大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使科学史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对几门经典自然科学的分析。同时,作为一门具有明显的科学特征的人文科学,语言学是一个理想的标本,对它的科学基础的探索也将大大有助于对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科学本质的认识。

第二章 科学的语言和语言的科学

科学的构成取决于一系列内在和外在的条件。科学形态的复杂性来自于科学研究者可以在一定范围的初始条件中进行选择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选择与科学家在创立科学理论时的预立观念有关。科学家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的，所谓科学理论的创立，实际上是科学家运用一系列的论证过程来确立他的一些预先的理解过程，科学理论的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这种预先的理解有关的。就语言学来说，对语言的初始理解意味着对可感知的种种语言现象进行最初的抽象，把一些特征提取出来加以强调。因此这种对语言的先科学理解会影响语言学家在创建一门科学时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提出何种问题，确立何种目标，采用何种方法，这最终都会深刻地影响这门科学的面貌。而这些选择本身很难说有科学和不科学之别。与一般的自然科学及大部分其他的人文科学不同，语言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所面临的初始选择特别的广大。这使得现代语言学的面貌特别多姿多态。而现代语言学各个流派之间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由初始选择的不同来得到解释。